读史札记

《李塨谷先生年谱》书后

陈祖武

《李恕谷先生年谱》凡五卷。前四卷为冯辰撰，第五卷为刘调赞续撰。冯刘都是谱主李塨的弟子。冯辰、字枢天，一字拱北，河北清苑人。生卒年不详，约当清康熙中叶至乾隆初叶。始为诸生，自康熙四十四年（1705年）起，从学于李塨。五年后，李塨西游秦、晋，冯辰即遵嘱来蠡县“教其子侄群从”，并辑《李恕谷先生年谱》。雍正十一年（1733）年李塨病逝，祭文亦为冯辰所撰。后以教学乡里，终其一身。著有《丧礼疑问》、①《士丧礼》、《学规》、《家劝》等，②并辑有《谚语》一部。晚年失明，多倩人代书，所辑《谚语》，即以《倩人谚语》为名。③刘调赞（1700—？）字用可，河北威县人。自雍正元年（1723年）起，从学于李塨，时年二十四。雍正八年（1730）为李塨召至其宅，教授子弟，并续撰《年谱》④。后协助李塨建道传祠，以传授颜元、李塨之学为己任，成为李塨晚年的得意门人。著有《士相见礼仪注》、《冠礼仪注》等⑤。

冯辰所撰前四卷，起顺治十六年（1659年），迄康熙四十九年（1710年），所记凡五十二年间事。脱稿后，曾于康熙五十三年（1714年），由李塨挚友恽鹤生校订，并经李塨本人审阅。恽鹤生（约1665—1743年）⑥，字皋闻，江苏武进人。早年工于词章，以作幕宾为生。康熙四十七年（1708年）为举人。五十三年（1714年）幕游河北，结识李塨，尽弃旧学，师法颜元之学。以治《毛诗》见长，著有《思城堂诗说》《读易谱》、《禹贡解》等。晚年南归，教授乡里，为一乡祭酒。刘调赞续撰稿，初止于雍正八年（1730年）。李塨逝世后，刘氏又于乾隆元年（1736年）补辑雍正八至十一年间事，所记凡二十三年。至此，《李恕谷先生年谱》始成完稿。

嘉庆十九年（1814年），李塨裔孙李锴，将冯、刘二稿“重订一周，繁者删之，漏者补之”⑦，于道光十五年（1835年）付梓刊行。李锴生平，已不得详考。惟据其所撰《恕谷先生年谱总跋》，可大致推知，嘉庆间他曾在唐山学署供职，此后便销声匿迹了。

《李恕谷先生年谱》自康熙四十九年（1710年）始撰，迄于嘉庆十九年重订，直到道光十五年刊行，中经多人辛勤笔耕，历时一百二十五年，成书可谓艰难矣！据刘调赞《续纂李恕谷先生年谱序》称，继冯辰之后，李塨门人刘廷直亦曾有过续修《年谱》之举。但《谱》稿于刘氏续撰前即已遗失，之后亦未见再有人述及，想是早已不存于世。

明清之际的学术界，一如其所据以立足的社会，诸说比肩，纷繁喧腾。清初的颜李学派，便是其中的一支突起异军。它首创于颜元，大成于李塨，在康熙、雍正间的学术舞台上，活跃了近半个世纪。《李恕谷先生年谱》如实地记录了李塨的生平行事和思想，为研究颜李学派提供了宝贵历史依据。这部《年谱》的编纂者，虽然远非一时学术名家，而且在众多的清代碑传文中，他们几乎为人们所忘却，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们作品的存在价值。冯、刘二人继承了颜元、李塨倡导的实习、实行、实用之学，鄙弃数百年来理学家的“党同伐异，虚学欺世”，⑧同样都是颜李学说的忠实传人。在《年谱》撰写过程中，他们始终抱定

"功过并录，一字不为镘饰"的宗旨，据事直书，翔实可信，成为这部《年谱》的鲜明特色，从而也赋予它以较高的学术价值。

首先，《李恕谷先生年谱》如实地记录了颜李学派形成的历史过程。康熙十八年（1679年）河北博野县著名学者颜元前来蠡县讲学。面对理学家"性与天道"的鼓噪，颜元力倡恢复"周、孔正学"，"别出一派，与之抗衡"。⑨凤鸣朝阳，震聋发聩。李塨闻讯，专程前往拜谒。从《年谱》中，可以清楚地看到，正是这次访问，成为李塨一生为学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。从此，他弃绝科举八股，决意追随颜元，致力于经邦济世的实学。共同的学术旨趣，将年龄相差二十五岁的这两代人，牢牢地联结在一起。这以后，李塨不仅同颜元形影相随，学礼问业，讲求"经济之道"⑩。而且，效法颜元，立《日谱》考察身心得失，成为颜元学说的笃信者。他说："咫尺习斋，天成我也，不传其学，是自弃弃天矣"。⑪

当时，三藩乱平，台湾回归，海内渐趋承平。经历清初数十年的社会动荡，王阳明心学盛极而衰，程朱理学乘间复起，以致河南、北一带"人人禅子，家家虚文"。⑫颜元针锋相对，大声疾呼："程朱之道不息，周孔之道不著。"⑬李塨作同调之鸣，指出："程朱陆王，非支离于诵读，即混索于禅宗。"⑭他断言："今之虚学可谓盛矣，盛极将衰，则转而返之实"。⑮康熙四十三年（1704年）九月，颜元逝世。在举行葬礼前夕，李塨告慰其师道："使塨克济，幸则得时而驾，举正学于中天，挽斯世于虞夏。即不得志，亦拟周流吸引，鼓吹大道，使人才蔚起，圣道不磨"。⑯自此，他北上京城，南游江浙，西历秦晋，为之进行了终身不懈的努力。李塨在当时的学术舞台上，高高地树起了颜李学派的旗帜。

其次，由于这部《年谱》强调一个实字，因而它在叙述李塨对颜元学说继承和张大的同时，也如实地记录了颜李之间在思想、学风、立身旨趣诸方面的若干歧异。而这些记载，对于探讨颜李学派的演变，是尤为宝贵的。在这个问题上，《年谱》以确凿的事实表明，四十岁前后的南游，是李塨为学的一次重要转折。之前，他笃信颜元学说，亦步亦趋，"不轻与贵交，不轻与富交，不轻乞假"，⑰认为："纸上之阅历多，则世事之阅历少；笔墨之精神多，则经济之精神少"。⑱他所经历的，是一个原原本本地吸收和消化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向颜元学礼，向张而素学琴，向赵思光、郭金城学骑射，向刘见田学数，向彭通学书，向王余佑学兵法，使其在学术上得到充实。来到江南后，这里学术界的新鲜气息把他笼罩，使他看到颜元学说之外别有天地。

康熙中叶的江南，经学方兴未艾，朴实的考据学风正在酝酿。毛奇龄、阎若璩、姚际恒等，究心经籍，宛若群葩争艳。在连年的南北学术交流中，李塨与上述学者往复论学，多有过从。他既使颜学第一次远播江南，又兼收並蓄，使之扩充而同经学考据相沟通。其中，毛奇龄给他的影响特别深。李塨在六艺之中，关于乐学的空白，就是师从毛奇龄来填补的。他的若干经学、音韵学主张，也源自毛奇龄。在毛奇龄与江南学风的潜移默化之下，李塨接受了经学考据的缜密方法，把颜学与经学考据沟通的结果，使他不自觉地步入了考据学的门槛。南游中及稍后一些时间里，他所陆续撰成的《田赋考辩》、《禘祫考辩》等，就都带着明显的考据色彩。在结束南游前夕，他还用考据方法，"遍考诸经，以为准的"⑲完成了自己的成名作品《大学辨业》。晚年，他更"流连三古"，遍注群经，虽旨在对颜李学说进行理论总结，但实则已与考据学合流。所以，钱宾四先生早年就说过："习斋之学，得恕谷而大，亦至恕谷而变"⑳可谓不刊之论。

再次，这部《年谱》的学术价值还在于，它保存了李塨与一时学者间的许多往复书札。譬

如李塨的《上颜习斋先生书》、《复郘允斯书》,以及费密、毛奇龄、王源、恽鹤生、方苞等人的《致李恕谷书》对于探讨各自的学术思想，知人论世，把握康熙、雍正间的学术趋向，都是极有价值的材料。而这些书札，不仅《恕谷后集》失载，而且往往也不见于各家文集，弥足珍贵。

当然，在充分肯定《李恕谷先生年谱》历史价值的同时，也必须看到，它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。这部《年谱》虽经李锴删繁就简，但在某些方面仍失之冗杂。譬如关于李塨遵循古礼的所谓"一岁常仪功"，翻来复去，不厌其详，就实在累赘。其实，这並非颜李学说的精华所在，它反映出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是缺乏识断的。在处理李塨与方苞之间的关系时，尤其是对方苞代李塨谢绝清廷聘用，把过失全然委之于方苞，也不公平。显然是门户之见障蔽了作者的视野。还应当指出的是，作者囿于见闻，对若干重要的历史背景，未作必要的交待。譬如《年谱》中记录了李塨晚年在思想上的一些倒退，但是，由于对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年）清廷将朱熹崇祀孔庙的地位升格，㉑ 没有作出交待，这样李塨从批判理学的阵地退却就显得原因不明。事实上，清廷的这一举动，无异于对清初重起的朱陆学纷争作出官方定论，只许尊朱，不许从陆，更不允许如同颜元、李塨那样，直呼其名，指斥朱熹。清廷的干预，实质上是对颜李学说的沉重打击，它也正是造成这一学派在当时不得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《李恕谷先生年谱》自道光十五年刊行以来，代有重印，版本甚多。目前可以得见的，有道光刊本、畿辅丛书本、颜李遗书本、国粹丛书本，1935年铅印本等数种。道光之后诸本，祖承旧本，翻刻而已。就版本目录学而论，盖以道光本为最善。

---

①戴望：《颜氏学记》卷十，《颜李弟子录》。

②姚寿昌等：《(民国)清苑县志》卷四，《冯辰传》。

③⑤徐世昌：《大清畿辅先哲传》卷十八及《颜李师承记》卷二，《冯辰传》、《刘调赞传》

④刘调赞：《续纂李恕谷先生年谱序》，见《李恕谷先生年谱》卷五首页。

⑥恽鹤生卒年,有关书籍多失载。据《李恕谷先生年谱》卷五，五十六岁条引恽氏1714年致李氏书称："今年已半百，"则生年当为1665年。又据《清史列传》卷六十六，《恽鹤生传》载恽氏"卒年七十九，"则当卒于1743年。

⑦李锴：《恕谷先生年总谱跋》，载道光刊本《李恕谷先生年谱》卷首。

⑧冯臣：《李恕谷先生年谱凡例》。

⑨颜元：《习斋记余》卷一，《寄桐乡钱生晓城》。

⑩李塨：《恕谷后集》卷四，《与方灵皋书》。

⑪⑭⑯⑰⑱冯辰：《李恕谷先生年谱》卷一、二、四、一、二。

⑫李塨：《颜习斋先生年谱》卷下,五十八岁条。

⑬颜元《习斋记余》卷一,《未坠集序》。

⑮李塨：《恕谷后集》卷一,《送黄宗夏南归序》。

⑲李塨：《大学辨业》卷首,《自序》。

⑳钱穆：《清儒学案序》。载《图书集刊》第三期。

㉑《清圣祖实录》卷249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丁巳条。